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雲仙笑 又團圓 裴節女完節全夫

詩曰：村媪提攜六歲兒，賣向吾廬得谷四斛半。我前問媪：「賣兒何所為？」媪方致詞再三歎。

「夫老臥病盲雙目，朝暮死生未可卜。
近村五畝只薄田，環堵兩間惟破屋。
大兒十四能把犁，田少利微飯不足。
去冬蹉跎負官稅，官卒打門相逼促。
豪門稱貸始能了，回頭生理轉局縮。
中男九歲識牛羊，僱與東鄰辦芻牧。
豪門索錢如索命，病夫呻吟苦枵腹。
以此相顧無奈何，提攜幼子來換谷。
此谷半准豪門錢，半與病夫作餒粥。」
村媪詞終便欲去，兒就牽衣呼母哭。
媪心戚戚復為留，夜假空牀共兒宿。
曙鼓摐摐雞亂叫，媪起徬徨視兒兒睡熟，吞聲飲泣出城走，得谷且為贍窮餉。
兒醒呼母不得見，繞屋長號更躑躅。
觀者為灑淚，聞者為攣蹙。
吁嗟！猛虎不食兒，更見老牛能舐犢。
胡為棄擲掌上珠，等閒割此心頭肉。
君不見，富人田多氣益橫，不惜貨財買僮僕。
一朝叱咤嗔怒生，鞭血淋漓寧有情。
豈知骨肉本同胞，人兒我兒何異形。
嗚呼！安得四海九州同一春，無復鬻女賣男人。

這首詩詞，叫做《賣兒行》，是一個才子王九思所作。那王九思，表字敬夫，諱縣人，中弘治丙辰進士，官至翰林檢討。

正德年間，劉瑾亂政，翰林俱調部屬，敬夫卻做了吏部文選司。

後來劉瑾死了，降做壽州府同知，他便不願為官，隨即致仕。

一日，閒坐家中，只見一慣在他家走動的張媒婆，同一老媪，領一小孩子，後邊又隨著兩三個人，走進來。敬夫看見，便道：「為何多時不見你來，這幾個是甚麼人？」張媒婆道：「兩日沒得工夫，不曾來望得。」因舉手指那老媪，道：「今日特為他的事，來相懇老爺。他是本地村上人，這小孩子是他的兒子，要托老身賣與人家。老身思量別家不是養人的去處，須是老爺這裡，還覺放心些。」

萬望老爺方便他們，也是陰德。」敬夫便問：「孩子幾歲了，為甚麼要賣起來？」那老媪道：「老爺在上，我丈夫叫做鄔奉萱。祖遺五畝薄田，向來自種自收。不幸前年生下一場大病，雙目失明，竟做了一個癱子，起牀不得。去年勉強喚大兒耕種，誰想他年紀小，不知世務，田已荒了。」

雖然收得幾石穀子，還官糧也不夠，只得到人家借來完納。

不料欠下的私債，比著官糧到狠幾倍，日日催逼。出於無奈，因此把這六歲的孩子來換些米去。一則清完這項債務，二則與丈夫苟延性命。」說罷，嗚嗚的哭起來。敬夫聽到傷心之處，便叫人斛出二石米與他。那老媪道：「本不敢計較，只因不夠我用，還要求老爺添些。」敬夫又叫人再添他三斗。老媪遂喚隨來這幾個人裝好挑去。自己謝了一聲，起身要走，卻被小孩子扯住大哭，再三不肯放手，老媪只得住下。過了一宿，到明日，趁他睡熟，遂輕輕的脫身。剛到門前，誰知孩子已是醒了。叫幾聲母親，不見應聲，便爬起來，號陶大哭。敬夫聽了，未免有些不忍，隨叫家人趕那老媪轉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那小孩子原領著去罷！米也不要你還了。」老媪見敬夫說這幾句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有什麼緣故，到吃一驚道：「老爺說那裡話，得了米價，就是老爺家裡的人了，怎麼敢領去。」敬夫道：「我實不忍見你母子分離，卻是一片誠心，並不與放債的一樣心腸。你休錯認了人，道我是個假意。」老媪見他說話真實，不好拂他的盛意，方才感激，同著小孩泣拜而去。

敬夫看見了這個光景，心中十分傷感，做下這首《賣兒行》。

真個字字酸鼻，令人不忍再讀。

而今在下又有一段故事，卻是賣妻子的，比著賣兒子的更覺傷心，幸遇著賢明官長，主張配合，比著還兒子的更覺有趣。

雖不曾有個才子做首《賣妻行》的詩，在下這篇說話，權當是個小傳，與看官們消消長晝何如？話說天啟年間，徐州有一位官人，姓李名榮，表字季侯，年紀不上三旬，自幼父母雙亡。

妻房裴氏，甚是相得。

祖上原是個耕種人家，頗覺過得日子。自他父親李孝先，忽然有志讀書，那田事便不能相兼了，卻租與人種。他雖做了個秀才，雖知那秀才是個吃不飽著不熱的東西，漸漸落寞起來，勉強的挨過一世。傳到季侯，越覺不濟。不惟也頂了讀書二字，沒有別樣行業，更兼遇了兩個荒年，竟弄到朝不謀夕的地位。

卻是一件，若只為自家的衣食，或者還可支吾，獨有那錢糧，不因他是個窮人，便不要完納。起先還有些傢伙賣來抵償，後來沒有傢伙卻賣房子。他心上幾番要把田來出脫。原來那些人，個個貪著安逸，自己有田的也要擺脫開去，只因沒個售主，只好皺眉過日子，豈肯把別人身上的蝨，反放在自己頭上去搔，因此更沒人相愛了。

閒話且祝說這季侯因官糧不曾清楚，終日惱悶。不道已到催比日期，那些公差早來相請，他卻沒個法子可以搪塞。除非把個屁股受領幾個毛板，只等嘗新，且到下限，另作道理，只得隨他到了縣前。誰知那知縣是個憐念斯文的，看見了季侯，雖不曾考他的學問，那外面象讀書人的模樣，免不得在孔夫子面上做個人情，已是饒過一次。

季侯歸家，滿心歡喜，與裴氏說知。方才稱贊讀書的妙處，與眾不同。裴氏道：「你今日雖然脫過，下限少不得要完的。」

難道到叫知縣代賠不成？」季侯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過了今日，下限還有兩三個日子，我到親族人家去挪借就是，當夜過了。到明日走到人家，指望些少借貸，暫時應急，或者還有個肯應承的。誰想那幾個親族，俱有個拒借之法，已是不約而同。」

不等季侯開口，先把自己的苦經念上兩三藏。儘有住得遠的，不惟飯不肯留著一頓，就是鐘冷茶還算是親戚分上相待的盛情了。季侯做了個有興而來，敗興而歸。這番憂悶，比前更加幾倍。起先還指望親族那裡可以挪移，如今已做了絕望。料想讀書當不得銀子使用，限期又到，那屁股上的幾下，自然取之如寄，不勞再費辭說的。

過了一日，看看又來催比，只得走去領打。卻又在路上，思量幾句通文說話，希冀在書上討個人情。及至當堂，心上慌張不了，那裡還記得什麼言語，惟辦得個該責二字而已。原來他的命運還好，依先動了惻隱之心，並不打著一下，只道：「你既是讀書人，自然知些法度的，本縣今日再饒你一限。下次如再不完，定然要官法處治了。」季侯感激不過，叩謝出來，忙忙的歸家，與裴

氏說知，依舊十分快活。裴氏道：「是便是了，下限怎得有銀子完納？倘若不完，就是生身父母也饒不過。終不然再將該賁二字，當得個護身符麼？」季侯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豈不知。但沒處設法，教我也是無可奈何。」裴氏道：「你認得慣做中保開果子店的陶三，何不去對他說，或者他還有所在，可以借得。」季侯道：「虧你說起，我到忘了。」

明日去尋他，一定不錯。」是夜再睡不著，左思右想，十分愁悶，百般疑慮，不比前兩次限上，僥倖快活了。自忖道：「前番在親族處借貸，已是畫虎不成，倘陶三處又成畫餅，如何是好？況今事在急迫，若到下限，教我那裡禁得起敲比，忍得過恥辱。只看陶三這條門路不象，料難活了。罷罷！人生在世，總是一死，何不尋個自盡，免得這限又來尋我。」算計已定，挨到天明，一逕到陶三家裡來。恰好撞見，把這緣由與他說知。

陶三道：「李官人你為何這等不通世務。債是富翁借的，你是一個窮人，那裡去借什麼債。」季侯道：「你說話卻有些不明白。只為窮人無處設法，故此借債，怎麼到是富翁借起來？」

陶三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大凡富翁偶然要銀子，一時措置不及，向親友移借多少。那債主料他還得起，不是賴債的主顧，自然一諾無辭，不消再費唇舌。獨有那窮人，縱有極忠厚的心腸，平昔不肯頂著一個賴字的，未免口不應心，漸漸把個賴字攬在身上。那債主料他還不起，誰肯把現本博那賒利。」

若去說時，徒取人輕慢，有何相干。」季侯聽得字字是個切骨之言，料想這頭門路，早已闕然。急得季侯攢眉蹙額，垂頭喪氣，呆呆的踱來踱去，自分必死。正要轉身告別，走到門首，陶三看見季侯舉止失常，甚有情極不堪的模樣，叫道：「李官人，如今往那裡去？」季侯道：「借債已無門路，只得回家去了。」陶三道：「李官人，在你身上，我道此事還易處，為何這等著急？你平昔這些親族，比不得外人，情誼上邊不信不看顧你一分。」季侯道：「親族若肯看顧，今日不到你家來了。連我也不肯信。前日在親族人家去告借，只道親情族誼，自然不拒的；誰知初相見時，原是笑容可掬的，才說到一個借字，就象忽然帶了個鬼臉子，換了一副面目的，先把自己的苦經擋頭，恰好似我到借些予他才好。說什麼親族，說什麼情誼，竟同陌路一般。你方才說那世情惡薄，果然不錯。只是你不曉得，外人或者到有個輕財仗義的，那些親族個個是扶起不扶倒的。我今此來，只道或有可通之路，故此相煩，如今也是絕望了。但目下限期，將何辦納，諒來難過。不瞞你說，我回去決然自盡，以免刑辱了。」陶三道：「哎呀！李官人，怎麼你說這樣沒搭煞的話？好死不如惡活，且再算計，不要起這個念頭。自古道：人身難得，死了是不再活的。」說話未完，只見街上一個婦人鎖著，後邊簇擁了十餘人過去。陶三好事，上前去問其緣故。一個人回道：「那是強盜的妻子。他的丈夫問了死罪，那婦人要官賣的。」陶三聽見這句話，就觸類引伸到季侯身上來，轉身笑對季侯道：「李官人有這個活貨來賣賣就好了。我到有一個好計策在此，只是不好說得。」季侯忙問道：「你有甚計策，可以謀得銀子來的麼？」陶三道：「沒有銀子說他怎的。只怕你不肯做，你若肯時，一謀就成。」季侯道：「若是可以謀得，豈有反不肯之理。你快快說來。」陶三道：「方才聽見李官人要尋死路，我想起來，你便死了，留你娘子，怎麼處？」季侯道：「他自然守節。」陶三道：「只怕未必。不該我說，你的錢糧未完，家資廢盡，你娘子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教他靠誰過日子？依我愚見，到有一個善全之策在此，只是不好說得。」季侯道：「但說無妨。」陶三道：「依我的時節，莫擺了家有賢妻觀了忒頭判，性命就可以保全了。」

讀書人說的經權處。」季侯道：「你實實的說個明白與我聽。」

陶三道：「這是切音不槽。李官人若尋短見，你娘子無靠，必然再醮。為今之計，不如尋個人家，出脫幾兩銀子，一則可以完官，二則官人不致死地，或者後來夫妻還有相會日子，豈不是個善全之策麼？」季侯聽說，火星爆出太陽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胡說，可見你是個市井小人，不識倫常大體。難道我李季侯不肖至此？」說罷，挺身就走。

一逕回家，又惱又急，憤憤的坐著。裴氏問道：「所事若何？」季侯道：「通天徹地，再無門路了。可恨反受了一口惡氣。我意已決，死了罷了！」裴氏道：「受了誰的惡氣？」季侯將陶三前後說話，細述一遍。裴氏道：「陶三雖是小人之見，處於爾我之勢，果然是個經權之策。使得的，你定了主意，竟賣我便是。」季侯道：「娘子，你休把這話來駭嚇我。我李季侯是個鬚眉男子，名教中人，雖在流離顛沛之際，諒不作此不肖之事。方才所言，述這個陶三的話與你聽，你休錯認了，只道是我假話來探聽娘子的口聲。」裴氏道：「我實是真情，並非假話。」季侯道：「娘子，你此話果真，果然要去？」裴氏道：「到此地位，還說甚假話。」季侯道：「娘子，你也失張失志了。」裴氏道：「不是失志，其實是經權。」季侯道：「別事可以經權得，這事是經權得的麼？」裴氏道：「別人經權不得，惟我經權得的。我諒你的死，其勢必然。倘若你便死了，留我在此，官府追逼，還是教我去受辱好，還是官賣我好？」

到底你也難免身後之恥，究竟還是一樣。不如依了陶三，彼此兩全，果是善策。」季侯想道：「詫異！這是怎麼樣解說？是了，我曉得了。」這是他厭我貧困，必竟預先與陶三說通，故此叫我到陶三家去，聳動我走這條門路。只是一說，夫妻之情，難道一切都泯滅了。看他欣然以為得計。罷罷！婦人水性楊花如此，若我死後留他在此，做出不可知之事來，其實難免身後之恥，況他如此心腸，到底不妙，由他去罷了。」對裴氏道：「此事只是我心上不安，分離何忍。」誰知裴氏毫不介意，反道：「你的主意定了麼？只是要依我三件。」季侯道：「那三件？」

裴氏道：「第一件須要五十餘歲的人；第二件又要個有兒女的；第三件賣我的銀子，我也要一兩。」季侯道：「第三件自然依你，只是那二件，又有些解說不出。我今害你受了多少苦，正該尋個少年無兒女的人家，以完你終身，我也放下一半愁腸。」

你的主意，怎麼是相反的？」裴氏道：「我另有一個主意，你只依著我便是。事不宜遲，可再到陶三家去，央他做媒。」季侯道：「方才我發作他幾句，怎好再去央他。倘然他做作不肯，怎麼樣？」裴氏道：「我料他必肯的，你去對他說便了。」季侯無可奈何，只得重走到陶三家裡來。陶三看見，道：「李官人為何又來？」季侯道：「我還有句話，要與商量。」陶三道：「罷罷，李官人這樣性子，商量不來的。方才雖是得罪，也是為好的話，到惹得你的貴氣。」

不要又商量出氣來，什麼要緊。」季侯道：「不要取笑。」

方才你的所言，其實是逆耳的。不料回家與妻子說知，我只道必然也是怒的，誰想他竟是欣然，略不介意。我細細前後一想，恍然大悟，他必竟是厭乎了窮困，思量別尋好處。」

心腸已變，由他去罷，故此又來煩你做媒。只是我身不由主，做人不成的了。」陶三拍手笑道：「到是尊夫人明白，料得透。」

何如？我們雖是市井小人，算計到不錯的。李官人，什麼做人不成，叫做事極無君子。依了你詩曰子雲上說什麼倫常二字，如今世上的人，個個該滅的了，那裡容得一個。偏是叫相公老爺的人愈加把那倫常二字，抹煞的多哩！閒話且住，但不知李官人的來意可真麼？」季侯道：「如今是真的了。」陶三道：「有到有一個主顧，只是要來相看的。」季侯道：「若要相看，不要做罷！」陶三道：「一些不難。等尊夫人立在門首，只做看街，待我同這人走過，略看看兒就是。」季侯道：「幾時來？」陶三道：「就在明早看過，晚間成事罷！」季侯道：「這等我別過，明日准候罷！」當下季侯歸家，對裴氏道：「售主到有一個，只是要約在門首經過，相看相看，怎好？」

裴氏道：「我也要去看一看。」明早竟走到門首立著。不多幾時，只見陶三領一人來走過。四目相視，不惟那人得意裴氏，就是裴氏也覺中意。原來那人姓成名義，表字尚之，是裡中一個富商，年將六十，喪偶已有半年。他有兩個兒子，大的名喚成志，已有妻室，小的名喚成賢，只得十六歲。尚之因是出外慣的，在家反覺清閒不過。況且還有些欠債要出去勾銷，可奈家中沒個人照管。雖是兒媳在家，恐他年小不知世務，因此要娶個繼室。他又略知風鑿，憑這雙眼睛，要相個善於作家的，並不為容貌上起見。當日看過裴氏，知是甘守淡薄賢內助，心上十分中意。裴氏見他是個老誠持重的人，又打聽他有兒子，正合著那兩件主意，也便應允。那陶三兩邊撮合，講定十五兩財禮，一邊交付銀子，一邊就要收拾動身。一一議過，諸事俱已停當。」

到那臨別的時節，季侯甚覺淒然，裴氏竟是笑容可掬，並無一些苦楚。季侯看見，心上不樂道：「怎麼多年夫婦，一毫恩情也

沒有。今日這個光景，想是還怪我不曾早賣他哩！可見婦人最是沒情況的。」未免一番傷感，遂放聲大哭一場，淒淒涼涼的過了一夜。

明日，遂將十兩銀子去納了一票。自道：「這番限期，便可安枕無憂了。」誰知到那限期，依舊有幾個公差，要他到官回話。季侯自恃完過十兩，絕不驚慌，隨著就走。不料一進縣門竟有喝打的光景。季侯情極，忙叫道：「小人已是完過十兩，現有官票可證。」知縣道：「我不打你別事，正要打你這十兩。」

季侯道：「不完或者該受老爺責罰，完了如何又打起來？」知縣道：「我道你是個窮民，故此饒你二次。你原來是個富翁，眼見得你刁頑，戲弄官長了，怎麼不要打？」喝皂隸扯下去打。

季侯哭起來，道：「這是小人賣妻子的身價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是真情麼？你妻子賣多少銀子？」季侯道：「十五兩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是十五兩，怎麼只完十兩？」季侯道：「因是媒人去了一兩，妻子分去一兩，那些鄰家吃酒去了一兩，叔子主婚去了二兩，只剩得十兩，故此完這十兩。」知縣將那幾個人的姓名問明白了，立刻拘齊到縣。先喚陶三，問道：「你是媒人麼？還是慣做媒的，還是初做媒？」陶三道：「小人是開果子店的。因李某托了小人，故此成就他們，也是初做媒的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既另有行業，只該做自己的生理，怎麼又奪做媒的衣食？他那賣妻子的銀子，須不比兒女姻親，你為什麼又要他的謝儀？你既得過他一兩，今罰你償他二兩。」又叫眾鄰來，問道：「你們鄰里便須和睦，曉得他是個窮人，便該扶持他。你們不扶持他也罷了，怎麼他賣妻子與你們什麼相干，也要詐些酒食？既吃過了一兩，須還他二兩。」又叫主婚的，問道：「你是他的叔子，便是尊長了。看見姪兒納不起糧折，也該周濟，方是尊長的道理，怎麼到要他二兩銀子？」那叔子道：「小人縱得他二兩銀子，總是在他面上費的。三朝滿月，免不得要買些盒禮送去。若論起來，連那二兩銀子也還不夠，尚要賠出來多少，須不是過分得他的。」

知縣怒道：「你既有賠出來的銀子，怎麼不於未賣之前送與姪兒，使他夫妻完聚。今既賣去，到肯賠出不成？明明是巧言抵飾，本該責你幾下，如今為你幼輩的事，饒這一次。速速將四兩銀子來交與本縣，免你送禮的使費罷。」隨即差人都押去，立即追納，總在季侯糧折項下勾銷。又對季侯道：「你賣了妻子，我今與你做媒。有一個婦人在此，你可要嗎？」遂叫人領那婦人過來。不多時，有個囚婦立在面前。又對季侯道：「你還是要不要？」季侯道：「蒙老爺天恩見賜，極不該回拗。」

只是小人不幸，致使髮妻離異，何忍再求妻室，情願終身不娶的了。望老爺別與匹配，實為恩便。」知縣道：「我憐你是個窮人，好意賞你，你到不堪抬舉。我曉得，你如今單身獨自，錢糧未完，下限你好脫身逃走麼？」季侯道：「小人若要逃脫，連那十兩也不納了。」知縣道：「不管。」叫隸子：「且押他下鋪，問日帶比，限他完日吊放便了。」只見知縣簽了鋪牌，獄卒鷹拿燕捉，鎖他出去，嚇得季侯魂飛魄散，忙喊道：「小人願領。」知縣笑道：「喚轉來。」又對季侯道：「你真個願領嗎？」季侯道：「願領，願領。」季侯只得同婦人叩謝。

領出縣門，頓足道：「老天，我李榮前世造下何等罪孽，偏是這些不堪的事，加到我身上來。我好端端一個妻子賣了，到換著一個賊婦。就是天姿國色，與我何干。況我終身不娶之心，矢如金石，斷不易轉的了。如今雖領他回去，不要算他是個妻室，只作一個兄妹過日子便了。」原來那個婦人姓須，乃是個石女，又叫做二形子。只因父母雙亡，卻被叔子賣給強盜，騙了重價。那強盜愛他姿色，不忍拋棄，留做個乾妻子。強盜慣擺那夜裡快缸。有時眾人劫得些東西，不拘衣服金銀，多少也分些受用。不料眾伙敗露，招他出來。既有贓物，自然不能脫罪。那時受刑不起，已是告殂了。當下季侯問他出身及贓罪的緣故，須氏便把此情一一告訴。又道：「我今歸了官人，便是終身有靠。我向日還有些少衣飾，藏寄在人家。今去取來，做個度日之計。」季侯聽說是個二形子，又有些東西，十分快活。到明早隨著須氏各處取討攤來，都是衣服綢布之類。

又在屋後挖出一包銀子，把來藏裏好了。兩人歡喜歸家。

季侯本是個窮人，得了些意外之財，未免小器易盈，漸漸做出富翁身分來。那些鄰家曾與二兩之數，代他完過糧折的，不惟惱他不過，且又妒忌不了，便道：「這個婦人便是官配與他，那些東西少不得是個贓物，便該入官。怎麼竟乾沒受用？」

我們地方不去報官，到擔一個差字了。」

這里正要算計出一個首呈，早被季侯知道了風聲，連忙把些破舊衣服，做個自首免罪之法，道：「蒙老爺賞小人的妻子。」

不料他有幾件衣服，小人惟恐是個贓物，不敢取用，理應稟明入官。」知縣道：「這婦人，我既與你，這些東西自然是你的了，不須更要入官。」季侯道：「雖蒙老爺見賜，但恐地方不容，又到別處首告，小人卻那裡當得起。」知縣道：「既是地方要生事，喚書辦寫一張禁約起來，叫他拿回黏在門首。」季侯自謂得計，叩謝歸家，將告示黏起。眾人看見，知官府作主，料想不能夠難為他，遂休息了這個念頭。季侯便安心享用，又僱人開個酒店，儘是豐衣足食了。有詩為證：一妻賣了一妻賠，又得金銀媿嫁來。

寄語循良賢丈夫，錢糧從此不須催。

如今且說裴氏到了成家。那尚之雖是將近六旬的人，不十分好色，但在第一夜免不得要應應故事。正要思量扭捏一番，只見裴氏正顏厲色道：「你是高明的人，我有一句話要與你講。」

你今娶我來，不知是什麼主意。若是為嗣續的計，已有兩個兒郎了，料你也不為此。若為風流的勾當，莫說我不是宣淫愛色的人，就是，你老人家也要惜精養神，不要再提那被窩中的事了；若為家中沒人照管，我自法則，還你勤儉作家，不致浪費錢財，你也不須疑慮。」尚之道：「我今娶你，只為有些欠帳在外，我已老年，兒子又不知世事，此時不去清楚，再等一兩年，越不能夠出門了，因要出去，家中沒人，故此娶你在家中支持，別無他意。」裴氏道：「若要支持家事，我已言過，還你勤儉，不消疑慮。你要討帳，儘自出去不妨。但是一件，我與你既不同牀，那房戶也要分開。原來尚之少年的時節，色上最是冷淡，況在六旬左右。縱使高興，那陽物也未必就肯幫扶他。扭捏的意思，只恐裴氏笑他沒用，未免不成個夫妻二字。今見裴氏不肯，正中其機，便不敢多事，依他分房而臥。如此又過幾日。裴氏治家卻是井井有條，省費得宜。尚之甚是歡喜，遂擇個吉日，一逕出去，勾銷帳目。

裴氏落得清閒自在，便取出那一兩銀子，叫成賢買些芋麻，晝夜紡績。不一日，尚之歸家，看見裴氏無日空閒，反覺過意不去，道：「我們雖不算個大富，也還過得日子。」

你何苦這等勞碌。」裴氏道：「我自有個道理，你休管我。」

尚之見他不聽，只索由他。

自此三年有餘，已積得十三、四兩銀子。那時成賢已是娶過媳婦，他便勸尚之把家貲分開，交與兩個兒子掌管，自己供膳，卻是輪流吃去。家中諸事料理停當，然後將所積的銀子封好，朝著尚之跪下道：「我有一言相告，倘肯聽我，生死不忘大德。若不肯聽，只在此刻永遠相別了。」身邊拔出一把小刀來，做個要自刎的模樣。尚之慌了，忙奪住，道：「你有什么言，我依你就是。」裴氏哭道：「我那丈夫分離已久，今日特地懇求放我出去。這個銀子便是我贖身的財禮。尚少一兩之數，待找出去叫丈夫補足。肯與不肯，只在此刻。別無他說。」

尚之道：「你要去，也不是這等草草。須是與原媒說知，請你丈夫過來，表白你貞潔的一段事情，然後同去，才是正理。」

裴氏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便焚香禮拜，不敢忘你大德。」尚之思想：「料來留他不祝倘或拗他，萬一尋死覓活，真個做出事來，反為不美。況自己已是暮年，留他不是個了局。落得做個好人，也是陰德。」當下遂去尋那陶三。不一時，尋着了。

把裴氏分房而臥，紡績積起銀子，今要歸去的話，一一說知。

陶三也自駭異。尚之道：「那個銀子，我也不要了。他在我家辛勤幾年，不惟不忘丈夫，就是我家事體，也自支持完備。這樣奇女子，世上難得。那幾兩銀子，送他買果子吃罷！你快到李家去，說與季侯知道，同到我家來。待他領去，夫婦團圓，也是一樁好事。」說完，別了陶三，自去。

那陶三不敢羈遲，忙到季侯那裡，也不及敘寒溫，把尚之的話，細細述過。季侯下淚道：「當初我我只是個薄情婦人，原來有這等作用。他說要依我三件事，那深謀遠慮，直到今日方知。」季侯即便帶了銀子，同陶三來到成家。尚之接見，連忙備起一桌酒來，替他夫婦相敘間闊之情，二來又為自己做個錢行的主人。那時季侯夫婦相會，互相傷感。

少頃，酒散。季侯拿出銀子，奉與尚之，道：「財禮十五兩，乞老丈收明。」尚之道：「我已對陶兄說過，在下屈留尊嫂多年，甚是有罪。這幾兩銀子，送與尊嫂，權作在下謝罪之禮。」又將裴氏所封的，一並推還，再三不受。陶三道：「這是老丈的美意，實出至誠，到不消多辭了。」季侯方始收回。

夫婦拜別出門，才到自己門道，那須氏忙出來迎接進去。

裴氏卻感他扶持丈夫，做起人家，須氏又敬他立志不苟，是個賢德的女中丈夫，遂兩相敬重。

是夜，季侯欲與裴氏重敘舊情。裴氏道：「今夜，且讓我獨宿。我曾許下一個願心，明早要到城外曇花庵去燒香了願。」

季侯道：「若要燒香，須另揀個日子，從容可以去得，何必明早就去。」裴氏道：「我心願如此，你莫阻我。」季侯只得順從。當下季侯道：「我卻不知娘子用心如此，我實負你多時。

你那三件主意，我已明白，不消說了。獨是臨別的時節，你毫無苦楚，反覺歡然，卻是何故？」裴氏道：「你一個男子漢，怎麼這等不聰明！我總是要去的了，就使哭這一兩聲，也濟不得什麼事。我不過冷你的心腸，不要你思量我的意思。萬一我做出許多不忍分離的光景，你淒涼的時候，怎禁得不要想念。

倘或憂鬱病出來，有誰知道？我歡然而去，縱使你想我，卻便轉念道：『他薄情如此，思他何益！』留著這個有餘不盡的深情，正為今日的緣故。」季侯方才感歎用意周密，向年認差了主意，懊悔不迭。

到明日，季侯整備香燭，同裴氏到曇花庵來。原來那曇花庵是個女庵，只有兩個老尼在內，一個叫做律凡，一個叫做介雪。那律凡從小出家，年已七旬。介雪有五十多歲，才出家得五、六年光景。師徒兩個，苦行焚修，又無施主，惟靠在外抄化過日。那介雪向日曾到成家化緣，故此裴氏與他相好，時常往來。當下進了庵門，介雪迎接進去。燒香禮拜已完，那律凡備茶相待。季侯催促回家。裴氏道：「我今此來，諸事已畢，心跡已明。我看須氏治家，必然能事你。所重者無非身後無嗣，況他年紀又小，正好生男育女。我從此灑脫塵凡，清閒自在，豈非良策？可將成家贈我這十三兩銀子拿來，與我為出家之費。

你自回去，勤謹作家，不必念我了。」季侯驚問道：「娘子，你苦節多年，別離日久，今日幸得回家，正喜團圓有日。只道你燒香了願，怎麼要出起家來，是何緣故？娘子，你莫非恨我負你的恩情，或者你道是有了須氏，心中怨恨，故有此舉嗎？」

但須氏之來，出自官府強逼，況且他又是個二形人，名雖是女，實同男子一般。娘子，你若出家，是絕我宗嗣，得罪我的祖宗了。」季侯自早至晚，苦勸一日，二尼又幫助苦勸，裴氏執意不從。

看看天晚，季侯只得獨自回家。須氏問道：「大娘呢？」季侯將裴氏要出家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須氏道：「不打緊，待我去勸他，必然就歸。」明早，季侯同了須氏，又到庵裡來。才進門，只見介雪出來看見，仔細一認，開口道：「這是我的姪女已姐。」那須氏聽得，抬頭一看，道：「這是我的姑娘。」兩邊相見，抱頭大哭，各訴衷腸。原來那介雪是須氏的姑娘，當初嫁著一個坐冷板凳的。只因學問平常，教人家子弟，常要教幾個白字，所以人家不去請他，連年無館，以致雙目失明，不久身死。介雪無處依棲，到曇花庵出家。自從須氏去後，已有五、六年不相會了。忙進去，對裴氏道：「我只道李官人的如夫人是那個，原來是我的姪兒。他是個二形子，不生產的，大娘你斷乎出家不成。」裴氏先前不信，以後看那須氏，果然乳頭是不起的，胸前與男子一樣，只欠裙底無物，又聽介雪的話，方信是真。裴氏對季侯道：「極不難的，可將前日贖我的十五兩銀子，再娶一妾便了。」季侯道：「你做了個節婦，難道我做不得個義夫麼？我若有此念，何不早早聽了須氏相勸，娶了一個。總之，我矢志在前，終身不娶妾了。」須氏也再三相勸。裴氏道：「我只道有了你做個替身，已是我心願，從此好做自己的前程，誰知又是力不從心。罷罷！此是我的孽緣未了。」當下方欲起身歸家，那須氏道：「我是個廢人，向有出家之念，因無進身之路。今幸得遇姑娘在此，出家正是我的機緣了。」隨即拜謝季侯夫婦，安心出家，不肯復回家去。季侯夫婦道：「蒙你扶持家業，勞苦多年，何忍一旦拋離，還是同回家去的是。」須氏立誓不肯。裴氏道：「出家原是美事，到遂了他的志吧！如今將我這十三兩，並你前日這十五兩，湊足三十兩，為出家之用。其餘日用，支持過來便了。」當下各自哭別。

季侯領裴氏回家。一應出家之費，逐日供養須氏不缺。後來裴氏生一子，中了進士，官至太守。裴氏仍舊到曇花庵，同須氏出家了道，無疾而終。

吾這回小說，真是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的事。看官，莫要認做了容易相遇的。不思早納錢糧，希圖照樣僥倖，這個念頭就差了。總是這回書，前半當作循吏傳，凡為民父母的不可不讀；後半當作烈女傳，凡為女子的不可不讀。